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爲下卷者也此卷十有六章其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爲

殊從其大者一章言天下六道人病不由不德不能是以會

交請學孟子辭焉三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皆親而疎

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爲愆也四章言上之所賦下

以爲俗五章言君子交授動不違道事見之儀抗言不違

六章見機而作不俟然日孔子將行是及說七章言三

浸衰轉爲罪人八章言昭博懷遠貴以德禮義爲上禮

爲下九章言善爲國者必藏於民賦民以往其歸何觀十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國之人問孟

問二若何曰禮重禮重曰色與禮孰重曰禮重禮重曰

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任人難

云此亦是則屋廬子曰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

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首烏數辭也何不揣其本而

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

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

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孟子言六物當以量其大小

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乃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舍重於羽請多少同而

金重取一帶鈞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

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往

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

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

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教屋廬子往應任

率也處子處女也則疏任人至摟之乎正義曰此章言

是禮重食色輕者也色為後者也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人任國之

人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屋廬子曰孟子弟子也任人又問色與

禮二孰重曰禮重屋廬子曰答之以為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至必親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則

以為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送於戶凡此是也今在人不知此為重故以食色而問之屋廬子不能對曰之問乃明曰往鄰國以任人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至則將樓之乎孟子見廬子不能答此言乃而嘆之曰答此之言何有難乎何為不可答也言凡物有常如不揣量其本但齊等其末則雖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峯也此乃齊等其末而不量其本之謂也言雖可謂之一帶鉤之金與一車羽毛之謂哉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謂也以其端之以本則方寸之木不能過於岑樓一帶鉤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為色重也如此是猶積累石寸之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為色重也如此是猶積累石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積疊一車之羽毛可使重於一鉤金也是則任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為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人誰不以食為重也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為重也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歎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曰終矣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終矣之則不得其食則將可

以終矣兄之臂乎踰越東家之牆而牽其處女則得為之不牽之則不得為之妻則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乎言之所謂東家則託此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亦有西南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註任國○正義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孟子居鄒之段○註岑樓山之銳嶺○正義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知為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註云處女○正義曰未嫁者也曹叅父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叅皆仁義之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

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十尺湯九

皆長而聖人亦長獨曰美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

曰舉白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

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難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石三

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千鈞

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獲才也夫一匹雞不舉豈舉不能

為之巨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

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孔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孔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人所不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悌之

行桀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悌之行

以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

而受業於門

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

也疏

曹交至師師曰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求

也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曹交曹君之弟也姓曹名交然曹交

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為堯舜二帝有諸不乎孟子曰然孟

之哉亦但不為之耳且以徐緩而行後於長者之德之梯順  
急疾而行先於長者謂之不梯順夫徐緩而行者豈凡人所  
不能如是哉但所不為徐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而已子  
今若身服堯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  
有法度所行則行堯所行堯所行之亦以其行不違堯如此  
是亦為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桀非常之服口誦桀之  
之言所行乃行桀淫虐之行如此是亦為桀而已矣交得見  
亦鄒君至於門曹交聞孟子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鄒君可以  
因而假館舍驛留止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  
夫道若大路至餘師孟子乃答之曰夫道若大路豈難易行  
也豈為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聞堯而  
自能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願受業於我孟子所  
以答之此者蓋為曹交欲使鄒君而問是使貴而問者也是  
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將教誨之謂也○註鈞三千斤○正義  
曰已前篇說之矣○詩鳥獲有力人也正義曰案皇甫王  
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勇力之入鳥獲之法並皆歸焉秦王  
於洛陽舉周鼎鳥獲兩日血出六國時人  
也孟子假是而開闢曹交之蔽而已矣  
公孫丑問曰

高子曰小弁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

**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曰固哉高叟之

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鬪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

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問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

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然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

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然之辭也重言曰固陋

傷高叟不達曰凱風何以不怨詩即風凱風之篇也公

詩人之意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

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

內經  
二五九十二上  
五  
中明

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

并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也而曾不問已知親之過小也

也過已大矣而老子不然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益疏之

道也故曰不孝幾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稱曰孝之至矣

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下始稱曰孝之至矣

之不可以已也知高疏公孫丑至而慕正義曰此章言

通於親而疏然莫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齊人也公孫丑

問孟子曰高子有云小弁之詩是小人之詩也孟子曰然孫

言之孟子曰又問孫丑以謂高子何以言為小人之詩也孟子曰

丑又答之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又至為詩

也固西矣高子曰孟子無曰叟蓋叟長老之稱也孟子曰西

也高叟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今日託以有人於此是為

越南蠻人與人言而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

此無他與越人疏也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

必垂涕矣疏而道之則小人也親親仁道也陋矣夫高子之謂此詩

辭有怨是親親之故也親親仁道也陋矣夫高子之謂此詩

為小人之詩也然孟子所以重言之深誦高子不達詩人之

意也其者也曰凱風何以不然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

知親之過小也

是益疏之

孝之至矣

正義曰此章言

通於親而疏然莫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齊人也公孫丑

問孟子曰高子有云小弁之詩是小人之詩也孟子曰然孫

言之孟子曰又問孫丑以謂高子何以言為小人之詩也孟子曰

丑又答之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又至為詩

也固西矣高子曰孟子無曰叟蓋叟長老之稱也孟子曰西

也高叟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今日託以有人於此是為

越南蠻人與人言而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

此無他與越人疏也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

必垂涕矣疏而道之則小人也親親仁道也陋矣夫高子之謂此詩

辭有怨是親親之故也親親仁道也陋矣夫高子之謂此詩

為小人之詩也然孟子所以重言之深誦高子不達詩人之

意也其者也曰凱風何以不然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

知親之過小也

是益疏之

孝之至矣

正義曰此章言

通於親而疏然莫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齊人也公孫丑

問孟子曰高子有云小弁之詩是小人之詩也孟子曰然孫

言之孟子曰又問孫丑以謂高子何以言為小人之詩也孟子曰

丑又答之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又至為詩

也固西矣高子曰孟子無曰叟蓋叟長老之稱也孟子曰西

也高叟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今日託以有人於此是為

越南蠻人與人言而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

此無他與越人疏也射之則已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

必垂涕矣疏而道之則小人也親親仁道也陋矣夫高子之謂此詩

辭有怨是親親之故也親親仁道也陋矣夫高子之謂此詩

為小人之詩也然孟子所以重言之深誦高子不達詩人之

意也其者也曰凱風何以不然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



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  
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  
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以仁義之道不忍與兵三  
仁義相接可以致王疏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  
何必以利為名也疏  
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宋輕將之甚孟子遇於  
石立曰先生將何之宋輕宋國之人姓宋名輕孟子尊老之  
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  
國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  
將有焉焉宋輕曰孟子曰我聞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楚王  
說而能之如楚王不悅我說我將又見秦王說而罷之秦楚  
二王我將有所得從其志也曰輕也至將何如孟子敬宋輕  
故自稱名曰刺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說之將如  
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輕曰曰我將說之以言其與  
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至向必曰曰利孟子又答之

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名號則不可用也先生今  
以利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悅於利是必罷三軍之眾萬二  
千五百人為軍二軍之眾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  
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利也為人臣者尚懷抱其利以奉其  
君為人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又懷抱利以相  
待其兄則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接待然而不自止者未  
待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接待然而不自止者未之有也  
言必止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道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從仁義而罷去三軍之眾也如此是二軍之士卒樂罷兵  
而悅從仁義也為人臣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君為人  
子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父為人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  
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皆以仁義相接待也  
此則不為王者未之有也言如此則可以為王矣何必曰利  
以說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於身身為仁義則其利至於  
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輕事其  
楚也其欲以利說秦楚也○註宋輕宋人名輕○正義曰案  
荀卿非下二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為  
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眾  
是宋鉞也揚倅云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

孟子卷三齊平四  
孟十二上

孟子本宋經與  
鉞同口基反是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

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

而不報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

子受之而不報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幣以交於孟子孟子而不答之也他日由鄒之

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

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

子為其為相與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問

陳也俱答一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曰非也書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

不成享也孟子曰非也非以器子為相故不見尚書各語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

也儀不及事謂有賦也故曰不成  
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居

廬子曰季子未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其意聞

義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為若之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待

而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國中且適交

越為其不尊賢故疏孟子居鄒至平陸○正義曰此章言

禮答而不見之也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

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者也孟子居鄒至而不

報言孟子居鄒國季任為任國居守者也以其任國之君

朝會於鄰國季任為居守其國也季任為居守以幣帛之禮

以交孟子孟子受而不答孟子為齊卿相之時居處於平陸

齊之下邑儲子為齊相以幣帛交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答

他日由鄒之任至不見儲子言孟子異日自鄒之任國乃見

其季子自平陸往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至為相數

屋廬子見孟子於此二人見與不見故喜而言曰連於今日

得間際與夫子為語矣故問孟子曰夫子往任國乃見季子

往齊國乃不見儲子是為其儲子為齊相故欲輕之歟曰非

也至為其不成享也孟子答之曰非為其為相故不見而輕

之耳以其尚書洛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

如儀不及享獻之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  
但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殺使下之志於享也是以我不  
見諸子者為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我所以受之幣而不見  
答也屋廬子悅至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故聞孟子言而喜  
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此洛誥云是何之謂屋廬子答  
之曰季子以其守國故不得越境親至鄰國見孟子故但以  
幣交孟子孟子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為齊相得循行國中  
可以親至平陸見孟子然以不親見之但亦以幣交之是其  
不尊賢者也是所謂儀不及物為不成享也孟子所以之齊  
故不見而答之也○註任薛之同姓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  
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社預云薛任  
姓也齒列也是知薛與任為同姓也○註尚書洛誥篇云○  
正義曰此篇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此洛  
誥之篇也孔安國云既成洛邑將欲成王告以居洛之義也  
云享多儀至惟不役志于享者案安國傳云奉上謂之享言  
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於禮物惟曰不奉上人溥予  
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溥予

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

在三鄉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

如此乎溥予姓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鄉謂孟子嘗處

此三鄉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孟子曰居下位

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

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二子者不

同道其趨一也伊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何者五思齊民異得施行其道也此

貢人雖異道所履則一也一者何也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屢仁而已髡為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

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曰魯繆

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世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也  
二人為師傳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則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  
賢者無所益於國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  
家者何用賢為

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歟孟子云百里奚所

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

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祀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

則髡必識之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

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

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縣駒處

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祀梁祀殖也二人齊大夫死

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前國俗化之則効其哭髡曰

必識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

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

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

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賢

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膊炙者為燔詩

云燔炙芬芳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

為不得燔肉而愠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

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

為誠欲急去也眾人固不識君子疏義曰此章言見機而

之所為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也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

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淳于髡曰至固如是乎淳于髡齊

國之辨士也淳于髡問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

自為也言名生於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

治國濟民則名利在所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  
則功利在所後故後名實者為自為今夫子嘗處於三鄰之  
中而名實未加及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如是乎髮之意  
以為仁人必不如是也故以此譏之蓋名實未加於上下以  
其上無以輔佐君而治國下無以惠澤而濟於民也孟子曰  
至其趨也者孟子乃答曰居臣下之位不肯以賢而奉事不  
肖者是伯夷也所謂伯夷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  
於桀者是伊尹也所謂伊尹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  
惡汙君不辭小官者謂柳下惠也所謂柳下惠非其君不事  
能澆我哉既窮而不憚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子者雖進退  
之道不同然其所履則一而已一者何也髮又問孟子所謂  
其趨一者是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問孟子所謂  
答曰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三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  
夷之仁則見於必退以為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為任  
下惠之仁則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為和如此則君子進  
退行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為仁也孟子  
所以引此三子而論者蓋謂之去齊見亦伯夷之情者也其  
亦有仁而已故以是答齊于髮曰魯穆公之時公儀休為政  
至無益於國也髮又曰魯穆公之時公儀休為政至無益於國  
柳孔段為師傳之臣而魯國為鄰國所侵魯國益甚此是實

者不能極救之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  
而子至何可得賊者孟子又答之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  
而云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為霸是則不能用賢則國亡  
矣何特止於見削歟故曰削何可得歟蓋百里奚知虞公之  
不可諫而去之秦而德公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段大  
夫是其事也又說於萬章首卷之末詳矣曰昔者王豹處於  
淇上至識之者髮又曰注曰衛之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  
而西河之人又善歌齊之善謳詠者蘇駒居於高唐而齊之  
之人又能善歌凡此是皆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蓋  
周杞梁皆死於戎事其二人妻哭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而  
皆効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俗則有諸中必見  
於外如無其功者髮未曾見之也如此是故無賢者也有賢  
者則髮必知之矣溥于髮所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髮又  
不能師公儀休泄如子思三子之道徒疑之以為不賢又以  
此明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若是矣故引而論之  
復譏於孟子溥水河西高唐齊右皆地名也曰孔子為魯司  
寇至衆人固不識也孟子又答曰孔子嘗為魯國司寇之官  
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且不至  
孔子孔子邊反歸其舍未及脫祭祀之冕而滴它國不知孔  
子者以謂孔子不得燔肉故為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

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子為司寇大夫之官  
罪矣然則君子之所為者庸眾之人固不能識而知道也孟子  
言此者又有以譏謂髡也○註淳于髡至然也正義曰案史記列傳  
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  
未嘗屈辱齊威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治委政  
於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之左右莫敢諫淳于  
髡曰國中有大鳥云云文恐煩更不具述○註髡曰魯繆公  
至賢為正義曰云公儀休為執政之知者案史記云公儀休  
魯博士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  
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  
魯之其家見織帛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  
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織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  
柳泄柳也檀弓云子柳鄭註云子柳魯仲皮之子子碩兄  
也子思孔伋已說於前矣○註孟子云百里奚去國至賢也  
正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三所去國霸者即經所謂知真之  
將下而先去之相素而霸其君是也云何假得削者如楊子  
云或人問魯用儒而削節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  
敵於天下安得削亦是意也○註王豹衛之善謳至知之○

正義曰云豹衛之善謳者註案衛詩以淇水在衛地故云  
淇水出河內其北山東入河又晉世家云晉西南有河也  
正義曰云東至河內是也竹竿頌人皆衛國之詩也云  
何解西文是也云華周華旅也記梁祀壇也二  
晉公二十三年齊莊公環白晉不遂也  
甲夜入晉于高平明曰先焉言子於蒲侯云  
邑也言子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曰會  
君所惡也言而受命曰未中而棄之何以事  
從而伐之有罪何命焉若若其猶有先人之  
辭曰不伐之有罪何命焉若若其猶有先人之  
妾不伐之有罪何命焉若若其猶有先人之  
也○註云齊侯手諸室也○  
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定九年孔子為中  
皆則之由中魯季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三年  
氏子不雅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於是辭去夫  
政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定公曰息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豎縵乎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不

致播殖於大夫孔子遂行南子以此魯國之  
南地也王備曰播殖南地孔子曰適齊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告子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

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

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

巨惣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

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

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

在位者之以地益其地也括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而三則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

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

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

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

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

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

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

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齊桓公

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更練其性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

畏桓公不取負之不待專討不孝樹立也己立世子不得擅

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

敬老愛小恤孤寡者謂之勿忘也任為大臣不得世官

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攝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

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怨行戮也無敢違王法而

以己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糶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

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

故曰罪人也二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

大人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宜之其罪在不能距

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疏也孟子至罪人

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五霸之罪人者又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禹商湯周之罪人也今之諸侯罪人時夫乃為今之時諸侯之罪人也自天子適諸侯至三王之罪人者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五霸為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至助不給已說在惠王篇言入其疆謂古天子行巡守之禮巡諸侯所守之地至入其諸侯疆境見其土地開辟而不蕪田野耕治而不荒又能養其耆老尊敬賢者有俊傑之才能在位行政事如此則有慶賞以其慶賞益其地也入其封疆見土地荒蕪而不開辟又遺棄其耆老失其賢人惟以培克多取粟斂之巨在其位以殘民如此則有責讓不特責讓之入此一不朝則命六師以移易其位也以其不能保安社稷也其故天子於諸侯有其罪則討而不行兵征伐諸侯之於諸侯則行兵征伐而不討蓋彼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用兵行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且五霸者率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其五霸擅自專權不待天子錫之弓矢然後征錫之鈇鉞然

後殺善也特率諸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二之罪人歟以齊桓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繆率諸侯以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陳見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五霸皆公為成至五霸之罪人也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今之諸侯乃五霸之罪人也言齊桓公為五霸最盛者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強制諸侯權其未盡從已也於是期約諸侯為葵丘之會自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有葵丘魯地也諸侯皆束縛其仁但加載書而不復載血敵血敵血也言不致負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孝言所誅在不孝矣無易樹子言樹子已立更不得擅自變易也無以妻為妻言不得以妾幸之妾而立嫡妻也其再命之曰尊賢育才以教有德言賢者常尊之於朝以崇其才德者當養之於學以成其德是所謂以教明有德者也其三命之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言禮敬重其耆長慈憫其幼少又當無忘忽其賓客羈旅其四命之曰士無世官不得兼攝其職也以其一官不專則一事不舉也取士必得言所取之士必得其賢不得使之群小也無專殺大夫言大夫有罪者當皆請命於天子而諸侯不得專殺之也其五命之曰無曲防言不得曲防其水以專利也當通水利而防障之而巳無遏羅言不得遏止穀羅不通於鄰國也無有樹而不告

言不得有私自封賞而不出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  
告之曰凡我同盟會盟之人自今既盟之後言當歸交  
好無更構怨也然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  
諸侯三王之罪人也五禁即五命是也美君之惡至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者此一段孟子自解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罪  
人者也蓋自諸侯之下皆為大夫者也言君有惡命臣長益  
而宣布之其罪猶小以甘但不能距違君之命也君之惡未  
著而為之臣乃諂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  
以啓之也然今之大夫皆自以迎君之惡而啓之故曰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至者則正義曰云齊桓晉  
文至楚莊五者今案史記諸侯年表云周莊王十二年齊桓  
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諸侯於甄周惠王二十  
三年諸侯伐鄭周襄王元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  
賜昨命無拜襄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凡  
得四十二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是為霸五  
年率諸侯以伐晉襄王二十四年襄王即位凡得九年而巳宋  
襄公故父自周襄王二十二年即位十二年死泓戰  
是歲襄王十五年矣夫襄公任好自周惠王十八年即位二  
十八年會晉伐楚朝田襄公死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  
報穀敗于汪二十九九年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矣

莊王即位周頃王六年即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率諸侯  
伐陳及微舒立陳成公六年二十三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年  
云云夏禹商湯周文曰論於前矣○註齊桓至罪人也正義  
曰云與諸侯會于葵丘秋齊桓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  
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葵丘○齊桓拒其父蒯聵楚出子商臣弑其  
父凡此之類是不孝者也云無易其址子者如晉獻公立奚  
齊以易申生其易也子也云無立愛妾為嫡者正如曰嫡  
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也愛妾為嫡也云尊賢養才者如南  
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丑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  
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  
恤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  
也二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  
也云賓客辭旅無忽忘也周禮大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  
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關雎中幾而不征是不忘忽羈旅也云  
任為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  
仲氏季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邵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  
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且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  
岐士無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

也曠空也尚書註云無曠庭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  
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  
則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譏謂之矣  
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揚立賢無  
方是矣若晉。齊之於里克味內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  
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寸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  
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授於晉乃使續鞠居殺麇父成公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  
夫公子則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  
也云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義  
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遏籜則無田防是為無曲防障其水以  
專利者也故先王制賦遂溝洫所以為此矣是齊桓會諸侯  
于陽穀公羊以為障公會諸侯以葵丘穀梁以為無壅泉凡  
此可見矣云無莊籜如秦畿晉明之籜是也云無以私恩擅  
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澤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  
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也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  
五命案公穀梁遂葵丘會云血也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  
妻無使婦人與國事與壅泉而下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  
羊遂也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公無貯泉無易立子無以好

管子下

為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  
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者有四十而齊桓十有八  
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  
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陳東之會六孔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註云十  
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郵十六年會幽二十七  
年又會陶信公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魯欲使  
五年會首戴七年會齊七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

慎子為將軍子墨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然且不可慎子善用人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  
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  
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南陽  
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慎子  
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各不  
悅故曰我所不  
知此言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  
何謂也

管子下

孟流十二下

五

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藉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人以求之乎

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制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藉謂

先相嘗籍法受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若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為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其地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

已

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

疏

慎子全

正義曰此章言招携懷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義勝為上用兵者也魯國遂欲使慎子為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教民以仁義之節而用之戰鬪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禍殘害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之世民皆仁義但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也今欲使慎子為將軍雖為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地然且猶不可况有不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之罪也慎子見孟子此言乃勃然變顏而不悅而憤之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自稱各為滑釐是以因知滑釐為慎子名也曰吾明告子至於仁而巳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天子之地方關千里不關千里則其中無可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關百里不關百里則其中無以守宗廟之典藉典藉常藉法度之文也謂先祖之典藉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其地為方百里者也其地不足而儉用於百里然以不敢縱欲以助王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如魯國方百里之地有五以其所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徒

務戰鬪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為而戰鬪殺人以  
求廣土地乎。註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  
慎到補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  
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宗  
莫能守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  
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  
吾請與宋結。宋城矣。是慎子即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註云  
慎子與宋結。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為善用兵  
者矣。云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案尚書禹貢岳陽  
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山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  
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  
之封則百里齊村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兼  
兼附庸也。安詩自廣而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  
云周封於魯。為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曠為不  
足取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等土  
信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等土  
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地侵小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  
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賦傷民也。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

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謂若

我龍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也。  
車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其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說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

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

斷惡又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  
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疏  
孟子止居也。正義曰此章言

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獲。  
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

言今之世為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  
廣闢土地充實府庫以其皆招克之人也。今之所謂忠臣良臣者皆古之先

王治世所謂為殘賊民者也。孟子於此又言  
君既不趨向業於道其心之所之又不志於仁是為惡也。而為臣者又招克

聚斂而求富之是如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  
曰我能為君則與敵國戰關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謂民

賊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等土  
信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等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賦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求為之強戰  
鬪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由用今之不善之道又不能變更今  
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  
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所以深闢之也  
而說 孟子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殖省賦利民使二十  
則可乎 路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說二十而取一萬  
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曰圭之所  
言而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  
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養無百官有司故二十而  
取一而足也 貉在此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  
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  
也 而是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

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 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  
倫之效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  
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  
禮故以此為道今欲輕之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  
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 疏 曰此章言先王典禮萬  
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也 世可薄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士簡情二十而稅夷狄有君  
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曰圭曰吾欲二  
十而取一何如曰圭周人也曰圭言於孟子曰我今欲省賦  
利民但二十中而稅一如之何孟子曰子之道路道也萬室  
之國一人陶瓦器則可乎孟子欲闢之故與之曰子以二十而稅  
一之道乃荒服北裔貉之道也故託喻以問之曰萬室之國  
但以一一人陶瓦器而供使用則可乎否乎曰不可器不足用  
也曰圭答之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桀小桀也孟子又與之言  
曰夫貉居於北方其地寒燥而五穀不生長惟黍為熟於寒

卷之八下 孟卷下

燥故生之又以其無中國之城郭宮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  
又無幣帛饗殮之費又無百官之衆供膳朝食曰饗夕食曰  
殮如此無有費用供膳故於路但二十而稅一亦足給也今  
居中國之地如去人倫之敘使無君子之道如何為可乎然  
而陶器之少且尚不可以為供國之用况於國而無君子之  
道乎且自堯舜二帝以來皆以什一而稅也今欲輕於堯舜  
什一之道而欲二十而取一則夷路為大貉而子為小貉也  
如欲重於堯舜什一之道而過於什一則夏桀為大桀而子  
為小桀也以其桀暴於賦歛者也此孟子所關之白圭也○  
註曰圭周人也○正案班固志貨殖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  
文侯時李克務盡地方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  
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吾治生與伊尹呂尚之謀  
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又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古者  
易為什一正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而籍古者  
寡乎什一而籍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天下  
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纣路無百官制度之費  
稅薄穀梁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曰夏以五十而貢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凡書傳云什一者衆矣杜預曰古者  
公田之法十取其二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以十畝取一矣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

具什取其二故魯哀公問有若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  
也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  
皆取過十二漌林之征二十而五波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  
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曰云什一而  
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  
內亦什一也孟子云方百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  
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  
云井田方百里是為八九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  
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廩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為  
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里是為十外稅一也是為  
鄭玄有異於此也又孟子對滕公請野九二而助國中什一  
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  
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郊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  
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一是為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  
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  
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  
十畝歸公趙註不解夏五十殷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  
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白圭曰丹之治水也  
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愈於禹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孟子曰子過

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

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降水降水者洪

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

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降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以為愈故禹是子亦過甚矣

疏白圭至過矣○正義曰此意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名也趙註所以知其為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

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以受其害而又有逆其水

道且逆水者所以謂之降水謂降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為仁人之所惡之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子之過謬

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水之必是又白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且其孟

子辭而闕之以為過謬者矣抑亦孟子曰君子不亮

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謂也孟子曰君子不亮

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疏正義曰此

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為主則君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為能明善

在信為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魯欲使

樂正子為政樂政子克也魯君子無子曰吾聞之

喜而不寐喜其人道德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

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乎孟子曰否不能有此也

寐丑問無此三者曰其為人也好善孟子言樂正子之為人也能好

何為喜而不寐

善故為好善足乎丑問以但好善之喜曰好善優於天下

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

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詭

予既已知之矣詭詭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

之外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未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

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詭詭

賤他人之言詭詭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詭詭之人發

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士止於千里

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

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

使國治豈疏魯欲至得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

可得乎人一無所聞讒言答之以拜詭詭距之善人

亦遊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故言於

樂正子曰我聞魯女使樂正子為政遂喜而不寐以其樂正子

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曰樂正子有強力勝子曰

否孟子曰無以力勝也公孫丑曰有智慮能善謀也曰否孟

子曰否孟子曰無以力勝也公孫丑曰有智慮能善謀也曰否孟

子曰否孟子曰無以力勝也公孫丑曰有智慮能善謀也曰否孟

子曰否孟子曰無以力勝也公孫丑曰有智慮能善謀也曰否孟

子曰否孟子曰無以力勝也公孫丑曰有智慮能善謀也曰否孟

子曰否孟子曰無以力勝也公孫丑曰有智慮能善謀也曰否孟

拜至此之謂也。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言於前矣。詩曰：雨雪瀼瀼，見明曰消者，此蓋角弓之詩也。註云：明日也。禮記：雨，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子問古

何禮可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

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

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

不能出門，六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

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

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禮也，抱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

容禮表不敬也，貌衰不說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操則當去於其國，而憫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

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為死，故疏陳子至己矣。正

也，權時之宜，謙其疑也，故載之也。疏義曰：此章言士雖

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因而免死，斯為下矣。滿

此三利無疑者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子問孟子

古之君子，何如則可進為之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

答之曰：古之君子，為仕所去，就有三也。下文孟子解之，者是

也，自近之，致敬至死而已矣。是解所去就有三矣。言國君迎

接之，致其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有三矣。言國君迎

行可之仕也，如禮貌接之，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

得行也，則當退而去之，以其為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去

國君雖未行用其言，然而接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而仕之，是

其禮貌衰也，是則退而去之，以其為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去

其下朝，且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以至斷餓，困乏不能出矣。

門戶，國君聞之，乃曰：吾大為之君者，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

不能聽從其言，而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

矣。以其為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昔之孔子去就，如是

此孟子答陳臻之問，所

孟子曰：勞苦功高，畝之中，傳

以執此而詳告之

孟子下

孟子下

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舜耕歷山三十歲庸傳說樂善好  
武丁舉以為相膠鬲發之賢巨擘  
紂之亂隱道為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  
叔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國孫  
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百里奚三虞適  
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木大事  
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齊其體使其身之資絕  
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其心堅忍其性使不  
違仁困而不知勤曾益其  
素所以不能行之者也

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

人常以有謬思  
過行不得福然

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  
胸中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  
魚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入則無法家拂

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也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弱  
之土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

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

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

疏孟子曰至安樂也○正義曰此章言聖賢困窮天聖其  
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教

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言舜

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傳說築於傅岩之間

而高宗舉之為相膠鬲鬻販於魚鹽之中而商文王舉為賢  
臣管仲為士官之囚而桓公舉為相國孫叔敖隱處於海濱  
而楚莊王舉為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穆公  
任之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人也  
必先所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人也  
爽瘠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行不遂而拂戾其所

為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曾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  
也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  
也危橫塞其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與依其大  
枯槁之容而驗其色而後有吟詠嘆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  
完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又言西伯者入為國內  
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為之法家又無輔弼諫諍之士出為國  
外則無強敵之大國為危難之警如是者其國未為不喪亡  
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  
安樂怠慢而死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註舜耕  
歷山至不能行○正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為相  
也是皆秦史記之文也○註若屈原惟悴與穉穉商歌桓公  
異之○正義曰秦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王為三閭  
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謫  
之王怒而疏平復逐放之平乃遊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  
憔悴形容枯槁時有漁父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  
大夫乎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  
獨醒漁父曰聖人不為俗於物與出入移辛世皆濁何不混  
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啜其漕而餽其濁原曰吾聞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察之受物之文也  
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中耳遂作長沙之賦懷石自投相

雍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投書以吊之  
咸角歌者案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迎客穉穉疾擊其牛角  
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  
從昏飯牛溥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  
以為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繫也我  
不繫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  
感此退自修孝而為仁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賢耻之  
義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賢耻之  
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  
之方或所或引同歸殊途成之則者也孟子言教人之道非  
持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不繫人之行而不教之  
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使彼感激自勉脩為之而已是  
以亦為教誨之者也蓋謂多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  
隅不反則不復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瀆則不告或  
謂子之歸求有餘師或為挾貴而不答是教之多術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